情系茶里

□ 石泉 李思纯

儿童节那天，受县文联邀约，和几个热爱史志与诗词的朋友再去茶里。

第一次是在四月间，那时刚下过几场雨，密林里的蜂场还没开始取蜜，泉水叮咚的关王沟被沁香的兰草和蓝紫的鸢尾花装点得不像人间。因为行程紧张的缘故，受邀的摄影师一行并没有沿着关王沟的幽谷纵深。倒是先前来过的人，有的说那片适合展示汉服古风的竹海没去，有的说可惜没遇上西沙湖的鸳鸯。就因为没去成的这点念想，着实让我在惊奇之余对茶里更添了几分神往。

但没想到这么快能再次走进茶里村的幽谷秘境。因这次的探访多了一层文旅融合实地考察的意思，我们在山林石溪间嘻哈之余，也不由得滋生出肩负使命的神圣之感。

1

地名里的一个“茶”字，让这个崇山峻岭之中的山村一出口就是别样的清雅，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斯文与内秀。也让人生出许多误解，比如，每个来茶里的人也几乎会问到同一个问题：茶里有茶吗？

茶里没有茶。这个距离县城二十余公里的小山村位于巴山腹地，山大沟深，人烟稀少。至于茶里的由来，据说很久以前，山外叶姓大户人家用半斤茶叶从里长手里换回这里一大一小两条沟，在这蛮荒山野开田种地，伐木烧炭。那时的茶叶可真是富贵人家才有的奢侈品，即便是仅仅舍了一小包换回一大一小两个川谷，外人再论起这码子事，叶氏人家仍免不了自我调侃一番，于是，“茶里”一叫就叫成了百年历史。

茶里村曾经的高门大户大多是光绪年间因饥荒从安徽西迁而来，如今村里近百岁的老寿星一开口仍是江南俚语。八十五岁的韩仁地便是移民后裔，老汉精神矍铄，相貌清癯，笑容可掬地倚着土坯墙，坐在一个废弃的雕花石础柱上。他算是寿星中较为年轻的一个，很健谈，说的方言虽然难懂但思路清晰，中气十足。他身后，代表着曾经家族兴盛的花墙宅院已然不见影踪，唯一能见证大户荣耀的印迹是高檐之下那仅存的几块漆黑的撑板，精湛的实木浮雕令人叹为观止，飞龙、寿松、祥云、喜鹊登枝、手执如意的仙道等等，一个个吉祥图案在烟尘的遮蔽下依然凸显出精致清晰的线条，栩栩如生的灵韵。

通过韩老汉的讲述，我们得知了茶里更多的典故与传奇。

相传某个夏日傍晚，滂沱大雨突然而至，山谷间狂风肆虐，几个田里薅秧的村民无处躲藏，扔下农具沿着河谷往家跑。跑着跑着就被倾泻而下的山洪挡住了去路，眼看洪水不停地上涨，村民只好步步后退。不知是雨水迷糊了眼睛，还是误入了山间迷障，周围越来越黑，原先的河滩石坎悉数淹没，村民们寸步难行。危难之际，随着几道闪电，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村民们眼前赫然出现了一条通往山上的大道。上山得救的村民在雨停之后回到河谷，发现河谷中突兀的多出来一道高耸入云的山岭，和路家河另一道山岭交会于半空，顶着山巅巨石，在阳光的照耀下，恰似威风凛凛的将军。而他们雨夜逃离的那条山道怎么找也找不见。“莫不是关王显圣救了我们？”一时间，所有得救村民匍匐便拜，叩谢关王救命之恩。

茶里人祖祖辈辈守着漫长又无比艰难的山中岁月，把对平安吉祥的祈盼大多寄托在流传千古的英雄身上，如今，他们得到高大威猛义薄云天的关云长照拂，怎不让人激动?！打这之后，人们将这条关王显圣踏脚救人的沟称作“关王沟”。

关王沟移民在穷乡僻壤的发家史如同房梁上烟尘都无法覆盖的瑰丽镌刻，那一点浓烈的神秘色彩在村民的口口相传中一直不曾消逝，但其实，大多都是杜撰的故事。探其究竟，当年因饥荒逃难的灾民也无力从江南带走什么值钱的物件家什，更别提什么金银细软。倒是另一种传言更有可信度，话说有人修房造屋开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了三大缸银锭子，靠着这些银子和从江南带来的种植水稻、养蚕织造、布匹印染等技术，逐渐从当地土著居民中脱颖而出。而这户人家又带动了与之通婚的亲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

如今的茶里村已经慢慢走出了贫困，在政府主导和帮扶带动下，蚕桑、畜禽、养蜂、中药材一系列产业纷纷落地，依靠新型农业带动的农村经济与正在挖掘的文脉正悄然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我们同行的青年韩勇，算是参与茶里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他是韩家老院子走出来的江南移民后起之秀，有别于传统的农村青年，韩勇通过说与唱而成为小县城的“网红”，在当下谁都梦想能另辟蹊径的创业就业格局中，他几乎算是顺势而为。虽然他的直播还有些拘谨，但秉承了江南先祖的智慧与谦谦君子的温和之风，一边经营手机售后服务的店铺，一边通过直播民歌传唱与当地特色美食推介在年轻一族中打响“勇哥”品牌。得知茶里村想走文旅融合的路子，他第一时间联系了县城众多网络达人，将直播带回茶里。他想把“热爱家乡”这一朴素的情怀，通过改编的歌曲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茶里，走进茶里亟待开发的幽谷秘境。

2

第一次去茶里的时候，两位摄影师因为走错路而意外拍到山坳里炊烟袅袅的石板房，拍下一组以青山为衬的石板房农妇晒菜图。

古朴冷寂的石板房、热气腾腾的炊烟、妇人脸上温和的微笑、一片片摆放在石板上的土豆片——人间烟火缭绕在天地间的生动，一入图便是直抵人心的温情与祥和。

再次走进茶里，我们发现关王沟遗存着好些这样的石板房。

返乡回来的冯宣珠，老家就在关王沟的尽头，他留下了有些破败的老屋，也留下了如今难得一见的石板房——临崖而筑的吊脚楼，连着土坯砌成的一院石板房老屋、烧柴火的土灶、暗沉的八仙桌，以及门口蜷缩着身子晒太阳的老狗、橘猫，这些揉捻在一起，便是无数人的乡愁记忆。冯宣珠舍不得拆，他从老院的山墙边穿过，屋后重新开辟出一块地方修建了现在回乡居住的一排板房和一间喝茶休闲的方亭。

冯宣珠算是妥妥的儒商。早年间在县政府做过领导的秘书，后来下海经商。走南闯北大半辈子，冯宣珠最感慨的莫过于自己家乡“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山山水水，以及不为人知的人文故事。前些年时常返乡回老屋小住，他费尽周折修通了到老屋的最后一段路。现在放下生意之后，他回来的次数多了，也更全面地了解到茶里村振兴发展的方向。文旅融合的思路让他圆梦有望，也勾起他要为家乡尽自己绵薄之力的拳拳之心。

冯宣珠家对面的山梁上，有一个壮丁洞。相传民国年间，老百姓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经常在夜间四处藏匿，有家不能回。但即便小心躲避，还是时常被抓。抓壮丁，成为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提心吊胆的噩梦。冯宣珠的祖辈中有一个叫冯世业的男子，身体壮硕，力大如牛。他向来疾恶如仇，最看不惯横行乡里的保长和国民党。他在打柴时无意间发现了山顶有一个望不到头的洞窟，顺着洞往里爬，竟能穿越几公里的大山。于是，每到夜间，他便组织十里八乡的中壮年男子躲进洞窟逃避被抓。但后来，不知谁说漏了嘴，还是让国民党知道了洞窟的存在。这天晚上，国民党官兵和当地保长目睹冯世业和数十名百姓钻进洞窟之后，纠结了三四十人偷偷将洞窟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洞口把守的冯世业也发现了围攻的人，他一面安排躲壮丁的百姓沿着洞往里跑找到后山出口逃离，一面抱来数个大石头。等百姓撤得差不多了，他就将石头一个个举起来狠狠地砸下去，将洞外的国民党士兵和保丁砸得鬼哭狼嚎。石头砸完了，他举着砍柴刀跳出来，跟围攻他的保丁们勇猛战斗。冯世业保护劳苦大众不受欺压的英勇气概一直被关王沟的老百姓传颂，他被人亲切地称作：壮丁王。冯宣珠根据小时候的记忆找到已经被泥沙掩埋大半的壮丁洞，得知文联组织人考察关王沟，他特地找来砍刀，亲自上山从荆棘密布的深林中砍出一条道来。

敢于同恶势力斗争，这种精神即使到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做文旅做的是什么？不就是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吗？有感于冯宣珠助力家乡发展的赤子之心，我们一行人在他的带领下顶着骄阳爬上山顶洞窟。

山风习习，心荡神驰。当我们在洞窟前俯视关王沟静谧的田园村庄，俯视蓊郁青葱的大树和蜿蜒伸向沟外的那条水泥路，我们竟同时被莫名的感动了。

3

在距离冯家院子不远处的溪谷里，我们看到了一棵冠如华盖根如虬龙的千年铁甲木。根部一侧倚着三四米高的石崖盘结而上，粗壮的主杆直冲云霄，而根部另一侧则因为山洪的冲刷已经裸露在外。同行的诗人和文艺学者都被这棵大树顽强的生命力所震撼，他们沿着溪谷爬上石崖，试图寻找最佳角度拍下参天古木的真容，再亲手去触摸一下苍老的树根，感受古木坚硬如铁的质感。

风景因人而异，风景因人而存在。大家不由得感叹着，如果这棵古木不是在林深之处，不是在这人烟稀少的幽谷，它若独立于某个广袤的原野，或者独立于景区一隅，那又是怎样的壮观和华美?！

如何将古木保护起来，为树立魂，让它成为人们心中敬畏天地自然的图腾？如何造一个鸟巢那样的树屋让它拥有“自然之家”的意境？回屋的路上，大家纷纷给冯宣珠出谋划策。

夕阳向晚，从这棵铁甲木衍生出来的话题，一直续到冯宣珠的老屋，续到茶桌上，续到又没能如愿探观的西沙湖与鸳鸯的话题上——据驻村的文联副主席小郭讲，如今西沙湖的鸳鸯已多达一百多只，无论是轻雾缭绕的清晨还是落霞入了涟漪的黄昏，看色彩斑斓的鸳鸯湖里游弋如临仙界瑶池。但是，能有幸见到如此美景的人才真是“幸运儿”！大家便建议给西沙湖更名，鸳鸯畅游的西沙湖改叫相思湖更贴切。

邀我们前来茶里的县文联同时又是茶里村的包联单位，因为一个共同的梦想、一个共同的情怀而这样正儿八经的围坐一起，便真的有了文人围炉夜话的浪漫与真实，我仿佛看到了另一棵大树在大家的抚育下正在悄然成长。

一个茶里三条沟，可以拿出来晾晒的资源一一摆上桌面，通向花海的网红索桥，可以仰望星空的宽阔路家河石滩与茂林修竹，可以沉浸式体验的蜂场、可以带领不同人群回溯光阴的“时空隧道”，鸳鸯戏水的西沙湖……大家站在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点各抒己见，宛如置身一场关于文旅研学的茶话会，氤氲着热烈而烂漫的气息。

同行的张昌斌老师是个诗词快手，待众人发言结束正要举杯痛饮，他兴奋起立，口占一首七律《茶里行》，除了感怀一天游历的酣畅尽兴，也算给夏日晚风相伴的美酒佳肴平添了几分江湖豪迈的况味：

芒种探秘茶里行，巉崖云窟藏壮丁。黎母显圣天赐福，关王濯足地得名。相思林间呢喃语，报喜枝头嘻哈迎。文朋诗友纷沓至，一石激起浪千层。

大匠孟树锋

□ 苏桓稼

一

我拍下的第一组镜头是如雪的白鹃梅，它指引我们前面的山头就是陈炉古镇。那是孟树锋的故乡。

我忽然有些犹豫，一来不知自己是否能在有限的时间完成纪录片式的表达；再者，故乡的命题过于柔软，它始终不能避免和自我的纠缠。哪怕远在极地，每次隔岸观火都会变成一种相逢。

孟树锋也有这种牵绊。在被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后，他虽奔波在全国各地，却一直惦念着故乡陈炉。

沿着小路向上走，满道的瓷片和灰渣，其间有宋元明清的釉色彩纹；依山筑阁的“大红砖”窑洞鳞次栉比，有没有阳光照射都是火红厚重的温暖灿烂。

打听“炉山不夜”的意思，老者回答：“以前的陈炉民居院落、作坊和瓷窑陈杂，处处炉火不息，就像不夜。”

这份诗意出自一位老者之口更显烂漫。

陈炉遍地能工巧匠，淘几件耀州窑陶瓷，聊起往事，惬意十足。有些窑厂还保持着原样，有些翻新再建了。走街串巷，只要抬眼，就能看见“陈炉古镇”四字立在山巅。

孟树锋自幼在这里长大。我们去陈炉时，孟树锋正在上海参加有关中国陶瓷的峰会，他作为客座嘉宾，有几个主题演讲。但我一直把这次陈炉之行视作我和孟树锋的第一次相见。

正如从一枚茶叶抵达山水，从一片陶瓷触摸中国。有形的一切，势必来自无形的滋养。如此，世间万物，一望无际，也萦绕周身。

二

我十岁那年，弟弟八岁。有一天，他拿着在街边淘来的斗笠盏陶瓷茶杯告诉我们，他爱上了陶瓷。我是口头支持他的，也随他去街边的摊铺上转悠过几回。在那个大家都在谈论谁家是双职工谁家是农民的年纪，弟弟爱上了陶瓷，这让我刮目相看。

在拟写采访提纲时，我想到了这个故事，那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陶瓷。

中国瓷器有青瓷、白瓷、青白瓷、色釉瓷、彩绘瓷等，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据孟树锋考证，唐代耀州窑是集大成者。当时国都在西安，各种经济、政治、文化信息都奔西安而来，耀州窑因此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孟树锋一生致力于耀州窑的制作、研究、保护、传承和创新，给耀州窑赋予了新的生命。他号“五世陶人”，“五世”可追溯到明朝，继而到孟树锋的曾祖孟嘉顺、孟嘉德先生；第三代是祖父孟春茂先生；第四代是孟树锋的父母，后传给孟树锋。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世代传承，诚惶诚恐，孟树锋视此为一种哲思的告诫。

陈炉镇陶瓷在新中国成立前形成了“三行不乱”的格局，黑窑、碗窑、瓮窑各管一行，不可乱插。孟树锋家就是黑窑所在的村落。他随爷爷和父亲做陶瓷，直到一九七三年进入铜川市陈炉陶瓷厂工作。陈炉陶瓷厂是整个西北日用陶瓷产量最大的工厂。后来他从陶瓷厂调到铜川市陶瓷工业公司，一九九六年组建成立铜川市陶瓷研究所，直至二〇一三年退休。

三

李国桢先生是孟树锋艺术生涯的引路人。从了解什么是泥料、釉料、长石、石英、可塑性、脊性、烧成曲线、热稳定性、膨胀收缩系数和各个时代的窑系，到后来孟树锋成为西北、西南16个省区唯一的传统陶瓷全套工艺都熟练掌握的大师，都离不开李国桢先生的悉心教导。

一九七三年，孟树锋进入陈炉陶瓷厂，在行政科做通信员。一九七四年拜师中国陶瓷科学的泰斗李国桢先生。中国古代的名窑，如官窑、耀州窑、钧窑、汝窑、龙泉窑、定窑都是李国桢先生恢复的。新中国当代陶瓷工业，如唐山的骨质瓷和五朵金花，邯郸的赶日瓷和高强瓷，江苏宜兴的五朵金花，湖南的五朵金花，广东的建筑陶瓷等新陶瓷，也多由李国桢先生参与研究。

耀州青瓷在元代以后逐渐失传。李国桢先生带领冯祖娣、何新民、魏青梅三位科研人员深入陶瓷厂，组成“三结合”攻关小组。时任铜川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张铁民先生前来视察，把市上仅有的技术人员都调到陶瓷厂，如梁云先生、陈嘉咏先生等。孟树锋作为厂里的通信员，照顾着李国桢先生的生活起居。李国桢先生不分昼夜去车间做研究工作，孟树锋总是同行。

耀州窑到元代以后，马蹄窑扩张到100多立方，前后窑温的差距要在100到200摄氏度。马蹄窑烧的是氧化气氛的直焰性质，变成还原气氛的倒焰窑，对当时的陈炉陶瓷厂来说是天方夜谭。李国桢先生用还原火一氧化碳把泥料和釉料里的高价铁化合成低价铁，形成氧化亚铁着色后，烧制青瓷。同时，李国桢先生带领大家盘了两座方形的倒焰窑，这完全是技术上的新概念。

耀州青瓷实验的原始标本来源于当时铜川市文化馆的卢建国和黄堡镇窑址上的一个文保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家广先生也提供了一些。在试制过程中，孟树锋负责协助李国桢先生。

耀州瓷宋代的刻花有一刀刻也有两刀刻，刀具在当时是个难题。孟树锋和同事陈湘、张夏珍，对着宋代的标本制作转刻刀。这种拐角刀沿用至今，形成了耀州窑刻花青瓷的技艺特色；后来有人改成了环形刀，都是用一刀解决两刀的问题。

如是反复，孟树锋随恩师李国桢先生终于研究恢复了失传八百年的耀州青瓷技艺。后来孟树锋独立研究恢复了陕西民间瓷，并将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申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四

孟树锋和耀州窑相遇就再未分开。一生求索，一生诚恳，一生谦和。孟树锋的研究范围颇广，不只是陶瓷的历史、文化、工艺、技术，在耀州窑以外，他对全国各地的窑口，甚至日本、韩国、法国的窑口都有涉猎。特种陶瓷、结构陶瓷、生物陶瓷、建筑陶瓷、日用瓷、仿古瓷、艺术陶瓷等，孟树锋皆能融会贯通。

《红底玉缕耀瓷刻花牡丹纹大梅瓶》拍卖659万元；两项发明获国家专利技术；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客座教授；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孟树锋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

孟树锋的儿子孟鸣从小跟随父亲学习耀州窑。国庆70周年，他们合作了《耀瓷中国吉祥》，该作品和国庆30周年孟树锋在江西做的《新彩大庆盘》、国庆60周年孟树锋做的《耀瓷祖国万岁》一起在深圳、南京、杭州等文博会展出。

五

后来我因项目调动，将孟树锋纪录片的导演工作转交给了另外一位导演。孟树锋老师得知此事，发来信息：常来家里坐坐，我们是相知的朋友！

那时，我正在去往秦岭的路上，窗外落下小雨，喂养着成群成摞的绿色。我想起和孟树锋老师的许多对话。

人生种种，莫名其妙又暗合冥冥。我以为正因如此，记录才有意义。对生命和故事的解构，是对血肉和情感的重组；对个人和真实的拜访，是对群像和灵魂的敬畏。

每当我猫在人群之中，瞥见无解的过往；或在蒙尘的角落，遇到迟来的欣喜，孟树锋老师的故事总会启示我。

于是重新来过。

陈荣临 作

故乡的豌豆

□ 汉滨 邹婷

记忆中，每年的十月底，外婆便在豌豆田里摘下已枯黄黑瘪的豌豆壳。剥下皮露出硬如石子且七凹八凸的豌豆，找来粗布袋装进去扎紧口袋，吊置在屋内横梁上。次年二月下旬，将这些豌豆按队列形状有序的点种在田间、堑头、垄上、坡埂旁。一簇簇，一畦畦，一畈畈，一垄垄的豌豆种子在春天阳光雨露的滋润下，不到一周功夫，地面亦会钻出泛青略呈尖锥形状的叶片。这些顽强的小生命在早春凛冽的风雨中倔犟伫立，敢与大地一决雌雄，田间地头变得湿漉漉，水淋淋，积潦遍地，它也无所畏惧，熬过冷雨的肆虐和狂风的摧残，迎着阳光茁壮成长。

时间的年轮悄无声息的滑到四月，豌豆种子也似穷苦人家的灰姑娘，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潜滋暗长，慢慢地她窜出地面有一分米高了，渐渐地她俯视地面有三分米远了，且主秆茎蔓向左右两侧衍生了小的茎叶，欣欣然恍如一夜春风来，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姑娘出脱成一个窈窕淑女，所有茎叶间均开出了白色花瓣，花瓣中间点缀颜色偏赭石色的嫩芯。此时的豌豆种子再不宜用此称呼了，灰姑娘经破茧成蝶的历练蜕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大姑娘，岂不让人心生爱恋？时间的指针又一次被春风不小心地拨到了姹紫嫣红的六月，田间堑头漫山遍野的豌豆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赭绿色撺掇出月弧形的鼓胀膨隆的鲜皮，鲜嫩欲滴，如此嫩色的豌豆皮与先前从布袋拿出的黑瘪枯黄的豌豆种天壤之别，若不是时间的年轮继续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我亦永远体会不到时间赋予生命的含义……

小时候跟着外婆长大，从村庄西边的河流，走过颤颤巍巍的木桥，一路荞麦青青，蝴蝶飞舞，大好的春光，怎能辜负？用薅的野草，一路捕捉着蝴蝶，玩着耍着，短短的路，要走上小半天。在外婆种的地里，有一大块种着豌豆，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啊！紫色的豌豆花，在春阳下热烈的开放，藏在青色的叶子下面，像紫宝石一样，不停地眨着眼睛，花骨朵虽然不大，其貌不扬，但紫中带黑的高贵，却和其他花儿完全不一样。它不像油菜花金光灿烂，馨香四溢，吸引着蜂飞蝶舞；也不像春初桃花的姹紫嫣红，梨花的洁白无瑕。金黄的油菜花，粉红的桃花，洁白的梨花，构成了春天最为芬芳的花事，紫色的豌豆花却以独树一帜的色彩，让春天的百花园绚烂多姿。在我的心中，朴素的豌豆花，更像故乡的人一样，普通平凡，没有大红大紫，却又坚韧的怒放，亦像人的生命一样，始终不甘落后，散发着自己独特的气息。

漫步在路边的田埂上，装着捉蝴蝶的样子，小眼四下的瞭望，看看是否有看地的人，我是在觊觎豌豆角是否结了？其实，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对豌豆地放弃了看管。豌豆秧小的时候，我曾经偷吃过，那种清香弥漫的口感，是早春最为香甜的食物。豌豆荚饱满的时候，也要看护，防止饥饿的人们把豌豆荚摘走。而豌豆开花的时候，即使人们掐一些豌豆尖，也不会影响豌豆的产量，这时候的豌豆尖没有初春时的清香，略微带一些苦涩的味道，但可以比较正大光明的吃，先把肚子“喂一下”，然后把一些豌豆尖用衣服包裹，快到中午的时候，让外婆把豌豆尖焯水，用香油、细盐拌匀，便是一道清纯美味。

豌豆是春播一年生或秋播越年生攀缘性草本植物，因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名。豌豆角更是一种美味。先吃豌豆秧，再掐豌豆尖，青青的豌豆角煮熟后，清香饱满的味道，会冲击所有的味蕾。几乎童年的伙伴们，都有着偷豌豆角的经历。鲁迅先生笔下的偷豆派们，和我们的童年一模一样。

后来，在《诗经》里找到了豌豆的踪迹，《采薇》中写到“采薇采薇，薇亦作之。采薇采薇，薇亦柔之。采薇采薇，薇亦刚之。”诗经里描述了春天薇菜发芽，到长出嫩茎叶，再到茎叶变粗变硬的生长过程。从《诗经》一唱三叹的诗句里，我知道了豌豆在几千年前已经被人们作为食物了。改良后的豌豆也继承了优秀的传统，从茎叶到果实都能够食用，这是豆类的特殊品质决定的，常见的有黄豆芽、绿豆芽、黑豆芽。如今的豌豆尖用盒子装着，裹上塑料薄膜，摆在超市的橱窗里，摇身一变，成了高档的蔬菜。生在乡野田间地头的豌豆秧，完成了华丽的转身，但无论怎样的包装，它的品质一如小时候在田地里掐的豌豆尖一样，清香扑鼻。

青青的豌豆秧，碧绿晶莹，在一地明媚的阳光下，笑迎春风的吹拂，时而翩翩起舞，时而静静站立，青色扁长的豌豆角犹如一叶叶的轻舟，闪耀着岁月幽静的光芒，牵引着我沿着记忆的河流，回溯到梦境的童年……